

民國佛教期刊女獻集成

任繼愈題



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

任繼愈題

第 79 卷



佛教與佛學
護生報
佛海燈
佛教圖書館報告
佛光季刊

中國書店

本刊已在輔政司秘書處登記准發行
純粹宗教刊物介紹佛法不談政治
發行者星洲 丹戎 普陀寺 轉道老和尚
主編者星洲 巴葛 普陀寺 寂 英
(非賣品) 欲閱者請向索附郵即寄贈

附佛敎轉道學院院刊

佛敎興佛學

第二卷 第十七期。

一九三七，五，一



影攝生員班養教暨班學中院學道轉敎佛

Printed by Nanyang Siang Pau Press, Singapore.

印報商洋南坡

萬藥之王！萬病可治！

TIGER HEADACHE CURE



萬金不換！萬家生佛！



虎標頭痛粉

能立止一切劇烈頭痛

CAN ALWAYS CALM
THAT SPLITTING HEADACHE

本期內容

慶祝英皇加冕的意義
讀太虛大師的佛教國際和平建議後

居士與僧伽
佛教和平國際的提議

林會基亦林西略述
弗教社會學的基本觀念

俳事與詩漫論

上海佛教界歡迎美國安度涅居士特寫

法國尼羅達威德

佛教轉道學院刊

中國佛乘各宗的源流

福祿壽喜財

亞里斯多德之研究

古仁人
課餘寫
自序

課餘偶寫

讀方法與環境

理智與情感

墨子學說之感想

再訪惟恨

英文版

- I. Whythe Singapore Chinese Buddhists take part in the Coronation Celebrations?
- II. The Vows of Samantabhadra.
- III. Is Buddhism a religion?
- IX. Coronation Celebration by Singapore Chinese Buddhist.

弟子
 鄭那悲前前楊那悲那那鍾那何那寂
 雅悲悲維悲益消益雨益
 琴子記人人烈俠子子泉尊應導英
 國尼羅竹容篤太心寂寂
 達威分
 德摩譯明虛覺英英

慶祝英皇加冕的意義

佛徒於世間報恩約有四義而王恩其一焉英國尊王邦家輕治殖民領土莫不懷其德惠佛教信條其於衆生也以人物平等爲前提其於世界萬邦也以和平大同爲要義英國世界政治向以共伸人類正義維護國際和平爲歸依此尤爲世人所共贊美者矣况我星洲中華佛徒化沐王土值茲盛典何能不一致共伸其熱烈慶祝之誠誼乎抑尤有言者中英邦交向稱洽穆而此次中央特使團之遣派隆儀盛禮幾無復加國人之重視加冕大典不難想見之矣吾馬來華僑生殖其地非仰沐帝王國恩聖德依靠大英帝國殖民政治之公正賢明華人南島之文物財用又安能孟晉臻是平星洲中華佛教徒有見及此爰集大會共籌慶祝加冕大典事全星廟宇將於英王喬治六世陛下加冕良辰一致張彩誌慶並公集龍山寺虔誠爲唸普佛以祝英王聖躬萬歲吁亦盛矣特刊數言以伸慶祝之義並爲辭以祝之曰

浩浩神器
維皇則之
受命於天

治秩四時
寰宇八荒
咸仰典思

化沐鄱遠
聖德廣披
千秋吉慶

協和國祭
設總邦基

讀太虛大師的佛徒國際和平建議後

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之殘酷慘劇，至今猶令人談虎色變，人類文明、舉凡生命財力犧牲於是後者何可勝計，當一九一八休戰和平之宣示，舉世狂歡，是則世界人類之酷愛和平為何如乎！曾幾何時，而國際間之勾心鬥角，反本加厲，各國軍備之競爭擴大，千百萬倍於前此之大戰矣，海陸空軍，處處而非濃厚之火藥味，敢謂戰禍必可消弭者何殊自為夢呓乎，夫以現代化學戰爭之進步，航空戰術之一日千里，一旦世界大戰爆發，誠恐正若英國史家韋爾氏 W. Wells 之言曰，千萬人口之大城市，一經戰禍，不難於數小時內盡能燬滅，其殘忍，其毀滅人類，破壞文明，有非吾人所能設想者矣。處此水深火熱戰禍日著之人世間，而謀所以化導殺機為玉帛，極救人羣，斯則宗教家應負之責任矣。

佛教以戒殺為至義，以物我平等慈愛為前提，以國際協程共存共榮為歸依，和平精神更較任何宗教為偉大而澈底，是則倡導國際和平，防止戰禍，尤為今日佛教徒應有之天職，吾人前此即曾力伸此義，以為真正世界和平之實現，舍歸於佛教之偉大教義及規戒信條無他途，茲者幸矣，中國佛教領袖太虛大師本佛門慈悲大無畏之宗旨，登高一呼，發為佛教和平國際之提議，以大乘宏化衆生之至理，針砭人世間之殺機，期以中華大乘佛教之精神為主動，成立『佛教和平國際籌備處』於上海，以謀積極之擴大努力，推動歐美各國，此實為千年來中國佛教之唯一大事，其意義之重大，無可倫比，吾人除祝大師之建議早日實現外，更願此佛教和平國際務為具體有效實際之努力，由小而大，漸次推廣，庶乎佛教真正救濟衆生脫離苦海之本旨，得依此佛教和平國際而傳播於世。誠為無量功德，謹錄大師之言以結本文曰『願世之學菩薩學菩薩僧的佛徒，皆慨然興起，以供修此建設和平國際的菩薩大行。』

(四·十五·午夜於千葉頭樓)

居士與僧伽

心覺

居士者修持之謂也，一舉一動，有居士之風，待人愛物，有居士之概，斯不失居士之名稱矣，乃自人心不古，陷溺已深，芸芸衆生，隨波逐流，欲挽狂瀾於既倒非從佛教之宏揚，斷不能挽回於萬一也，於是志之士，提倡佛教，不遺餘力，雖不敢說同登極樂而對於世道人心不無小補焉，夫所謂居士者，以自利利他之念，不憚煩勞，種種方便，為之開導，俾天資高者，誦經念佛，自完淡定之天真，智識淺者，亦可匡持本性，不致越軌之行爲，以此思之，居士與僧伽，名稱雖已大，其宏揚佛教，處心則一也，楞嚴經云十方如來，故一進行，普利衆

轉道老和尚為林亦林居士起棺法語

歸去來今歸去來 脫了凡胎入聖胎

婆娑非是長生所 極樂國中任君裁

民國故考林府君亦林居士一位覺靈今日大事已必徹手西歸向上一著圓解大開西來大意方便自在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般若妙義亦復如是山僧今日為居士起棺末後一句又作麼生道耳時良久舉法慶云雲起南山由北歸鳥巢已破望空飛柱杖唱云起念佛南無阿彌陀佛

生，人人趨向，實莫大之幸也，故僧伽常持五戒，修十善，知八苦，識集滅道，分十二因緣，不外深修定慧斷惑之功，以六度為號，一布施度堅貪，二持戒度破犯，三忍辱度瞋恚，四精進度懈怠，五禪定度散亂，六智慧度愚痴，無論僧伽居士，要以一心為主，語云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心如平原走馬，易放難收，上智與下愚，不過一念之差耳，經云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僧伽受佛教洗禮，我相全無，居士受佛教薰陶，觀空入手，若論宏揚佛教，居士接近塵俗，較僧伽較為便利，上至政界長官，下至工商園役，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孝弟修，而閭里感化，齋戒立，而殺盜消，口勸身率，同歸淨域，在家可說戴髮高僧，出家不愧佛門弟子矣。

佛教和平國際的提議

太虛

佛教和平的本質，在諸法（一衆生一世界一事一物以至一原素的一單位）衆緣生諸法無自性諸法無自性諸法衆緣生的理論（般若），此理的具體表現，即是一攝一切一切攝一的法界，在人衆即爲「個人是具有協力的和合關係之羣體的份子，社會是具有協力的和合關係之分子的羣體」。由此每一衆生的發心行是，應爲法界衆生的除苦（大悲）成樂（大慈）而動作（方便），每一個人的發心行事，應爲世界人羣的除害成利而動作，以茲和平原則，應用到世界人類，則爲國際和平；應用到國家民族，則爲國內和平。

現今世界人類反和平的鬥爭，則爲階級對立與民族對立的兩大鬥爭。然在中國則既未形成兩大階級的對立，亦未完成民族國家的統一，遂由國內殘餘封建勢力的軍閥，藉國際之民族鬥爭（如漢奸）與階級鬥爭（如紅匪）的背景，以爲破壞國家民族統一的割據分裂，故猶有消弭內亂以建設國家民族統一的需要。

蓋自蘇俄放棄世界革命而建設一國社會主義以來，已將階級鬥爭屈服于民族鬥爭之下，形成民族鬥爭的極端尖銳化時代，此時的中國，設非建成統一的民族國家，則中國民族必爲旁的民族所獨吞或分割，無以自存！故爲救亡圖存而完成統一的民族國家計，對於欲保持封建餘勢的內爭，既非用武力戡平不可，而外來的強鄰侵逼，尤

非武力抵抗不爲功！如程潛勛在儒術政治與中國武化一書中所謂：

「我們目前是急切需要中國的武化，需要勇於戰以戰收復失地，同時亦需要精的外交，爲戰爭後盾，根據這現代的中國武化的新原則，強化一切的組織和活動，政治要絕對的統一，經濟亦須同樣的加以統制，他如教育以及一般的民衆生活，亦復聯帶的必然的要施以嚴格的軍事化紀律化，強化得像水泥鋼骨一般的結得牢，豈得起，耐得久，靠得住，爲迫於外力壓迫的需要，我們應努力照這樣做，我們應切實做到這樣！」

中國民族爲迫於需要而求建現代的統一國家，安內攘外的武化既爲必須的工作，故佛教的和平原則從無施用之地，而佛教徒最近所提倡的護國和平會，亦始無成立的可能。

唯是中國現今的內亂既以國際兩大鬥爭爲背景，則爲消弭內亂的拔本塞源計，端在融解國際兩大對立而建設和平國際，何況在兩大鬥爭一消一長間，階級鬥爭現雖暫屈於民族鬥爭之下，迫民族鬥爭鬆懈後，階級鬥爭必又抬頭，到階級鬥爭疲敝後，民族鬥爭又必興起，設非闡明世界人類和平的本然社會真相，組織和平國際以造成和平的人類世界，俾兩大對立從根本上不復存在，則終於起伏於兩大鬥爭，故建成現代的統一國家，亦不過造成一民族鬥爭的戰鬥員，雖有暫圖自存的意義，而無利益世界人類的價值，由此發揮

星洲佛教徒籌備慶祝英王加冕

本坡佛教徒，爲討論籌備慶祝英皇加冕典禮事宜，特於昨日上午十時，假座寶龍崗律龍山寺內，召開佛教徒大會，是日出席者普陀寺轉道和尚，普覺寺步森師，城皇廟瑞干法師，佛教居士林代表莊篤明，鄭則英，吳印健，吳良標，陳文裕，中華佛教會代表陳獻珍，靈山寺瑞祥師，轉道佛學園寂英師，維頓師，維幻師，籌建印度鹿野苑中華寺表德王法師，玉壺齋張再來，龍山寺瑞等師，福緣念佛會代表陳芳歲等數十人，討論結果如后，一，決議定五月十二日全體佛教徒聯合舉行慶祝，二，地點定五假龍山寺，三，時間定五月十二日上午八時，四，儀式依佛教莊嚴儀式禮論無景壽佛及延生普佛，五，議決推舉代表組織籌備

佛教和平原理以成立佛教和平國際，為利益國民及世界人類，而作國際的和平建設，實為現代佛教徒對於人類應盡之義務，因此佛教徒議國和平會應改「佛教和平國際之組織」。

原來社會（即人羣）有本然的與構成的二大區別，本然社會即人類生於世是之協力的和合關係羣體，原始的亦終極的即為世界，具體而微之初起則為家族，大而演進則為國家，由家族擴進為國家羣體之過程上，則有強族貴族或武士的封建，始為推進家族以成國家羣體之動力，終為建民族之統一國家之障礙，故欲建成近代的民族國家，必須剷除封建的殘存，由國家進達為世界羣體的過程上，則有類似封建的民族國家，亦始為推進國家以成世界羣體之動力，終為建世界的和平社會之障礙，然強族的封建有演進為聯邦的統一民族國家之一格，故民族國家亦可演進為聯邦的世界羣體，而佛教的和平國際之運動，亦即以聯邦世界為目標。

蓋人類初時生死於家族羣體中，雞鳴犬吠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家族即等於世界，至進為封建時代，藉天然之大山巨海為障礙，自給自足，人民之生死於國家羣體中，國家即等於世界，在家與國間之強族的封建區域，則等於今之所謂國家，再進為民族國家時代，則封建區域更為中央政府統一下之地方政府，而同時以民族的國與國間衝突或調協之結果，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交涉，形成國際間不可離絕的密切關係，遂不得不以聯邦的世界為趨向，實現人類終極的世界

羣體，在聯邦世界中，則今日的民族國家，亦降為世界聯邦政府統一下之地方政府，無復民族對立的國爭，現今全球交通便利，列強的經濟政治文化皆已形成世界關係，民族國爭的結果無論勝負難屬，均為自殺！故亟應有國際和平之建設。至中國則猶有平內抗外以從半殖民地起為自主的統一的民族國家的需要。

其以鄉邑或學術，職業，地位，政見，宗教等等各種關係所集結之團體，則為人類或出或入於其中之構成社會，雖亦有羣體與分子之協力的和合關係，而可隨宜以出入離合，故異本然之社會，至分裂為階級對立之組織，尤為出於本然社會陷入病態之時，失去了全社會協力的和合關係，乃成分立的抗爭，此種抗爭雖或可成為進化，而亦可成為退化，且在當時總是成為社會文化力的分崩與消失，故終以能銷融弭解為上策，由此對於隱伏在各民族國家間之國際的階級對抗戰爭，尤有闡明佛教和平本質建設和平國際之需要。

然此佛教和平國際，應從怎樣的途徑而為組織，以什麼為切要的工作？吾意當徵集現居東方第一大城市之上海的各國佛教徒重要分子，開發起人會先成立「佛教和平國際籌備處」，發揚佛教和平真理，廣徵集世界各國佛教徒之抱此弘願者，參加發起，俟亞歐美各國佛教徒均有重要分子為發起人後，乃定期召開成立大會，成立佛教和平國際本部，而於有同志佛教徒三十人以上之各國，分設支部，每年擇於有支部各國輪流開代表大會一次，以議決施行各種建設和平國際之工作。

委會，負責辦理一切，即席推舉轉道老和尚，瑞等師，寂英師，鄭則英，步森師，陳慧珍，張再來，吳良標，瑞千師，瑞祥師，普亮和尚，忠心師，怡覺師，莊篤明，慈林師，開覺處，六，議決凡佛教徒願參加者請自行到龍山寺報名，七，授議籌備委員會負責全權辦理，八，登西報及西文函件，推舉寂英師負責。

上海佛教界歡迎美

國安度涅居士特

（上海通訊）美僑佛徒安度涅，昨禮朝印度返滬，本埠中外佛教聞人，定期在功德林開會歡迎各情，頃聞昨到會出席者除安度涅外，作陪者有美國克乃生開默，英人克乃生夫人，德人愛斯華爾，俄人雷比達夫人，印人喬賽夫，錫蘭克爾伯等，我國佛界名流，居士方面，有王一亭

至工作之內容，自應以開發佛教和平勝義，應用之以爲非暴非弱非爭霸非侵略的反戰圖理論，以委折各強橫民族心理上瘋狂的戾氣兇猙，服清涼散而平息噴火，同時亦實踐布施等六度四攝的菩薩方便行，對於防禦或抵制各種掠奪攻戰的設施，予以提倡資助，更廣爲救災濟苦種種執行，如王一亭菩薩等新近在上海市創立之佛教黃山字會，必須聯合四衆各國佛教徒成爲佛教的國際組織，乃能發揮與紅十字會並駕齊驅或駕而上之的廣大功用。要言之，則本佛法緣生性空真實義，發宣爲人類和平福音，學習修持種種方便行，以實現大悲大慈普濟普利而已。

於此尤所盼望者：則於佛教教義上，今不惟漢藏已能換研究翻譯，而日本暹羅錫蘭緬甸以及歐美等佛徒，亦已能與中國佛徒爲個人的或團體的互相往來研習，特猶須速組聯合研究宣傳之機關耳。然尤要者，乃在宣揚佛教和平之真理攜手共作各種和平國際之實地行動，從事業上以表現佛教之和平意趣，中日兩國佛教尤有同文之密切連繫，日本昔嘗學習中國之佛教，中國今亦多譯日文之佛學，而在此中日國交衝突緊張之情勢上，中日佛教徒若能從佛教和平精神之感應，迴轉日本對於中國侵略的趨向，俾中國民族有以復興自存，進爲平等和合的眞正親善，同心協力以融解國際的兩大對立國爭，爲世界人類的和平幸福而努力，方能發揮佛教對於現代人類的實際功用。日本佛教曾誤資余露竹宣揚抗日，誤爲失去佛教精神，故於此甚望日本佛徒能不失佛教精神，

以平等和合來協作國際的佛教和平之運動。世人又每以政僧混余，然據孫中山先生之解釋，政即衆人之事，政治即管理衆人之事，廣義的管理衆人之事，當無有過於菩薩行者，亦唯一「菩薩僧」乃爲眞正的更無私事而專管理衆人之事，故不同聲聞僧少事少業少希望住，而剴切的表示須多事多業多希望住。余固未足爲菩薩僧，然志願所在則未嘗一日忘學菩薩僧也，特思未能符政僧的名實，又何患世人之稱爲政僧？願世之學菩薩學菩薩僧的佛徒，皆慨然興起，以共修此建設和平國際的菩薩大行！

（是日四十七歲滿，作此回向慈母，上生內院。） 二六，一，二八，在上海市佛學會

林君亦林皈依西略述

篇明

君字亦林，一字兩木，原籍潮州澄海，中學畢業，兼通中英文字，性秉直不阿，廉潔自持，尤端取友，生平篤信佛學，十餘年前，加入潮汕居士林，於楞嚴妙旨，略得契悟，近復潛心淨土，念佛法門，日益精進，緣入口家計繁累，壯年來叻，充英文書記，民國癸酉，坡中倡辦佛經流通處，及居士林，君欣然盡止，躬襄其事，爰於是秋恭禮轉道和尚，日益砥礪，每遇林中念佛日期，無有曠業，自是信願愈深，行持愈篤，本屆公舉爲林中理事，克勤厥職，爲法宏化，不料人事無常，忽於此陰歷二月初十日，患熱腸劇症，拘親友之勸，入中央醫院調治，藥石無靈，竟於十六夜四刻，四大分離，壽只四十，先一日諸友到院探視，自云壽命已盡，諸佛西方境界，常現目前，

，朱子橋，屈文六，關炯之，丁桂岑，趙雲照，暨本報經理胡厚甫等，諸山方面，有持松阿闍黎，常惺法師，證嚴法師，慧開法師等，共計三十餘人，濟一堂，法喜充滿，六時入席，王一亭居士主席，首由屈文六居士致歡迎詞，由胡厚甫居士翻譯成英文，繼由關炯之居士，用英文演說，旋即請安度涅居士，報告此行朝禮佛蹟經過，仍由胡厚甫居士翻譯成漢文，安居士講畢，屈文六居士致謝詞後，復請持松阿闍黎演說，亦由胡居士任翻譯，茲將諸氏所講，略記其概要於後：

屈文六歡迎詞

屈居士略謂：「今天中外佛教同人，在此舉行歡宴安度涅居士大會，在座除我國諸佛教同人，暨法明學會友外，復有英德美

且時聞異香，迨臨終彌留，無片言家事不掛，惟囑遺公及諸蓮友，身後為念佛，資助往生，越日未刻，道老和尚，及瑞于法師，德王法師與林中諸蓮友，計百餘人，到院為念佛，及臨大悲咒，突現吉祥瑞相，笑容如生，頂門出暖，非平日行持專切，烏克臻此，先由道公携席得倡，然後大衆齊聲念佛，蓋棺扶容暨輿，送往后港文厝山麓，宣經依佛教儀式，掘土窆葬，至申後，衆各散歸，迨廿一日首七，雲集經案，連百餘人，由道公領導，開森念佛追悼會，參加者有中華佛教會，轉道佛學園，佛經流通處，福緣念佛會，放生部，普陀寺，龍山寺，城隍廟，印度中華寺，普覺寺等，十餘團體，輓聯十餘對，語多悲誠懇摯，由道公領衆，佛前宣經念佛，後到靈前誦經，獻供畢，道公宣讀詠文，未及終篇，凄然嗚咽，大衆為之下淚，茲錄其詠文如左，文曰：（維佛歷二千九百六十四年，歲次丁丑古歷二月癸卯，朔越廿三日辛酉，佛教居士林緇白全體等，謹具五分小香，三德六味，致奠於林君亦林，居士覺靈之前曰，痛君一疾不起，遽爾四大分離，嘆吾林之不幸，爰為法而心悲，屈指年纔四旬，正屬有為之士，白衣界弱一人，如大鵬折一翅，讚君臨終不昧，西方示現目前，證往生之公據，早具十念精虔，善哉佛緣相熟，幸菩提之有路，淨土歸去來兮不同頂，而瞻顧，茲也合林敬奠，足信吾道不孤，少仲香其供養，聊當一束生芻，嘔）聯文從略不叙，君祖國家庭：尚有白髮雙親，在外遺一妻及二女，一子，子未週歲，女長者几

歲，次者六歲，寡婦孤兒，見者心酸，爰得本林創辦李慧覺居士，慨捐國幣二百元，及船費，陳慧煌居士，國幣五十元，道和尚國幣十元，及各編白善友，劇資幫助，計國幣近六百左右，惟此孤寡回國，功德莫大焉，但非林君平素篤信感人之深，曷克有此，善哉法門無量。淨土最有運機，誠當今末法衆生，方便之路，茲林君以精進修持，往生西方，歷歷可據，同教中人，莫不讚嘆無已。

佛教社會學的基大本觀念

Ken Assano 原作 容今譯

三、佛教社會學之方法及其研究之對象

1. 佛教社會學之研究對象

佛教社會學研究之對象為佛教現象也是宗教現象，更精確的說，佛教社會現象，如家庭，政治，司法，道德，經濟，藝術等現象，同時，除此等外，也可以成立研究關於僧侶及儀式現象之佛教形體學等，俱是其研究之對象。

而且這種研究可以很輕易的開始，只須考查普通宗教觀念。我們可以指出很多關於宗教的觀念，但先讓我們考查倭鏗的學說和發展我們的陳述，因為牠顯示着一種很重要的國際影響。

就是說：倭鏗在他著名的著作「宗教生活之原質形式」中有如下之結論。

「——」

這就是倭鏗學派為宗教所下的定義，名的社會學，我們不需說，這與形而上學宗教的沉思學說極不相同。

俄各國人士參加，洵屬希有盛舉，非常值得紀念，鄙人謹代表法明學，暨各同人向安居士致詞，榮幸無暨，安居士為法明學會會長，對大乘佛教，素有研究，此次發心朝禮印度聖蹟，甚足欽佩，而一方而因鑒天竺雖屬佛教發祥之地，然時至今日，大乘佛法，已趨衰微，乃發大宏願，欲將我國大乘佛法，宏傳到印度，使全印將熄之慧炬，仍光耀世界，此種精神，尤足令人讚嘆不置，何況我佛教是無國家種族等界限，所謂「衆生無邊誓願度」，應以何身而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安居士救世之懷，良深欽佩，抑有進者：佛法六波羅密中，尤貴精進，今後故希安居士本此旨精進修持，精進度人，是所厚望！」

關炯居士演詞

所以，宗教學說以宗教作為一種更多個別及更多心理自然的現象來研究，在另一方面，倭學說有足夠社會的及極精的基礎。Schlegelmach 的「絕對依賴之悟性」學說及其他是如此自我主義的，對基督教太偏私了。倘若站在特殊權利主義上之佛教觀念。對於如此基督教觀念則全然不適于解釋。尤其是我們覺得更深的禪學，或許歐美人士之對於禪學有極強的興趣也就是因為此點。

現在我們回到本題，這以宗教作為社會現象的科學是宗教社會學，因此，社會現象的佛學科學化的學問，就是佛教社會學，換言之，佛教社會現象當作社會現象即是佛教社會學所研究之對象。

所以說，佛教形體學作為與佛教中神聖事件有關之信仰實為一統係研究之對象，那就是說，禁止與分離之事件——使進入同一道德團體叫作佛教寺院，及所有其信徒之信仰及實習。這裡我們只關涉到從歷史唯物論一邊之宗教概念，Tillich 他以某種方法訂正馬克斯關於宗教的學說，及考查倭學的宗教學說，最後他成功了如下綜合的宗教定義，「宗教是少許有次序系統，包含『唯神論』概念及因着情感與行為的觀念學，在任何社會進展階斷中，牠可以增加道德。」

雖然，這個宗教定義是以牠形勢為立腳點之觀察，若去與倭學方法一致，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是從前倭學以研究佛學所建立的「無神論」學說，但是現在 Lukachewsky 利用 Tolstoy 研究

之結果，建立上述之新學說，他說，佛學（尤其是今日之佛學）也與其他各個宗教一樣是一唯神論觀念的系統。這豈非一大點表徵倭學與 Lukachewsky 的宗教觀念之正確，不過只是微小的程度嗎？這是我們的義務和權利來努力上述設定正確之工作的結果。

2. 佛教社會學之方法

佛教的會學是宗教社會學之一特別分支，宗教社會學又是普通社會學之一特別分支。但是，這社會學一特別分支的佛教社會學是否需要一種特殊的研究方法呢？並不需要如此。在其本身特殊範圍內應完成之工作，可以與普通社會學同樣之完好。

假若我來說普通社會學與佛教社會學其間之關係，那就是如此，假若普通社會學完全的成就其工作，我們只能夠關涉普通社會學的因果律的或者官能上的定式來發揮佛教社會學的社會事實，但是不幸普通社會學在其各種範圍內，尚不是全然的一個完全事物，僅僅一特殊研究的集合發展可以達到其目的，於是，佛教社會學亦然，我們必須認當作科學的一特別分支，從其最初開始研究。而且假使我們要導出致發生明晰異點之動機，或者慮在普通社會學中迄今尚未證明之親屬關係，我們必定要單獨的從普通社會學來求證明。所以，假若在佛教社會學中能證實一新親屬關係，那佛教社會學家不但是解決他的工作，同時也解決了普通社會學的工作，如此，至今普通社會學中尚未證實或不的確的觀點，反可以以特殊分支的解釋來混合而概括之。

開居士略謂：「今天我們在此歡宴安度涅槃居士，可說是國際佛教發展的前夜，是很希有而值得紀念的，安居士發心將我國大乘佛法，宏揚到印度，到全世界，這種偉大的精神，完全是本我佛慈悲之旨，作實踐的工作，不過這種偉大的責任，不是安居士一人所負的，而是我們在座諸同人，暨各佛教徒，應該共同負責的，因此我們在讚嘆安居士殊勝功德外，是應當確實的明白，要將這大乘佛法宏揚到印度宏揚到全世界，與安居士共同努力」。

安度涅槃君演詞

今大承蒙名位在此舉行盛大歡迎會，實不敢當，我現在是學人，說不上什麼宏揚大乘佛法，這次到印度兩月，不過是去朝禮聖蹟旅行而已，現在諸位要我報告，更覺慚愧，只好

但是我們必須要勇敢的來利用今後成功社會學的學說，否則我們可以徒勞的喪失我們的努力，因此，尤其在方法學中，我們需要很注意的來考查及利用。

在普通的科學研究中，至少需要（一）研究中確定的工作，（二）研究範圍之限制，（三）對象，（四）適用之防止。我更利用倭鏗在他的「社會學方法」中記錄的規範。

所謂基本及方法論的原理在倭鏗學派中是以與其他事件完全平等看待的社會事實為基礎。但是這種說法有很大的限制，因此，我要引用他自己的解釋。

這種倭鏗派的社會學方法可以多量的認為是我們佛教社會的方法。

我們也要注意「歷史唯物論」的方法（即 Bukharin 所謂馬克司社會學者），當然我們要避免粗俗的唯物論，但是這一邊的研究也是需要適當的注意，因為佛教現象從社會經濟基礎產生是無可反駁的。即是說，被 Thalheimer 所成立的古代與度觀念的評論，雖然可以說是最初在這種範圍內的嘗試，仍舊還是殘斷不全。

除開這些，還有在這範圍內有價值的作品，Kunow 的 *Ursprung der Religion und des Gottesbewusstseins* 和 Lukasevskij 的 *Origin and Essence of Religion*。

對於這種主張注意也是很值得的，佛教歷史

物質研究也是東方平民對於國際文化的貢獻。

我們研究佛學的態度，尤其是研究佛教社會現象，必須絕對的是一種社會學家的態度，並且我們必不荒廢討論，只僅僅的把我們關在有限制的佛學範圍內，不，有些時候，使我們自己像佛教信徒，這不但是不需要如此，而且甚至有害，然若有深奧的佛教同情，即令以科學的眼光看來多少有點危險，在不明瞭的時候可以有利益，沒有一種科學沒有正確的先見或效用的，即使自命為科學的社會學的馬克司論也可以尋出多少非科學的或武斷的因我們意志而發生的原素，社會應如此也。

佛教社會學也可以有兩方面，學說研究及實用研究，也可以含蓄有科學的研究及政治的研究，例如，在現在的一個時候，佛教社會學家可以急迫的需要研究實用的一方面，如寺廟經濟狀況之改良，佛教徒團體之改革等等。並且「社會主義的佛學」或「佛學的社會主義」或許主張得太和緩了，但若我們更深的考慮，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我們的工作是原理和規則之考查及發現，及結果的實用之勉力，科學的研究愈進展，則其應用範圍愈寬廣，但是，我們如果拙劣的把牠們混合起來，則我們二者俱可失去。

四、佛教社會學之分支

1. 按照學派及類別之分綱
我們已經知道佛教社會學的地位，按照普通社會學的分綱，是宗教社會學的一特殊分支，現

將此次經過情形，簡單太略的向各位講：此次學人由上海搭船到加爾各答，在船上住有十二天，遇着很多有益的同伴，其中有學者，商人，以及各種教徒，雖說不是同道，而相與甚善，其中最值得紀念的，是在船抵檳榔的時候，遇見一位「達脫博士」，他是新從日本參學研究歸來的，他現在「卡爾卡佛教大學」，教授佛教及歷史，曾著一書曰「大乘佛法及小乘佛法」，從他在印度就發生很多的因緣。

這是大家都知道，印度的國史，向來沒有系統，沒有詳細的編纂，現在所有的，僅是幾位法師遺傳下的，今印度大學，正在特別注意搜羅網集關於此國國史材料，這國史可說是寶貝，而這寶貝現在全在貴國大藏中，今既一面需要着，一面保護着，

在我們來研究佛教社會學之分綱。

我寄往 Chupai-Nippo 一信中已經關係到一點教派的分綱，禪宗社會學，淨宗社會學等等，在基督教社會學中有佛教社會學，新教社會學之分，所以在佛教社會學中當然也可以有同樣的分類法。第一，我們必定來分成兩大支，大乘及小乘社會學，因為大乘與小乘在有條理觀念理想之概念上有很大的區別，社會與生活。在印度佛學可以分出很多宗派，事實上牠們是以身分，社會觀念等為設定的區別，日本之宗派亦然，例如，Nichiren 派或「無捨物亞派」(Non-rims-subsec)，其事非常有趣。

但是我們不需要說，其他另有比這種按照派別之研究——宗派社會學，可以更易明瞭，更普遍的佛教社會學分支。

簡言之，宗派社會學，有些時候是很有價值的特種研究，但是那種價值之存在僅僅只當牠討論研究之普通原則時，分開來看，其基礎像一種科學樣的異常不的確，至於牠關於社會學，則研究必定要更普通，這樣就需要社會學研究于佛學之普通基礎上。

因此，放開佛教社會學之宗派分綱法，我們必須再來提說一次普通社會學之分綱法，就是我們必須綜合研究關於家庭，政治，倫理，經濟，美術，及其他佛教中之等等觀念之分支，因此佛教社會現象可以解釋明了。

2 按照類別之分綱問題

在綜合觀點上關於佛教社會學分支之研究，我將樂于陳獻如下之研究計畫。

(一)佛學與家庭現象，這是家庭社會學分支

之佛教現象研究，討論佛教觀念及現象，例如，性問題，娼妓，婚姻，婦人，家室，加入僧團，等等。

(二)佛學與倫理現象，這裡我們解釋佛教倫理原質，並研究對於國王忠誠觀念及其現象，或對於父母師長主人之信實，感謝，孝順等，及自殺問題，情侶為情殉身等等。

(三)佛學與法律現象，主要研究飛拉亞(Vinaya)之禁戒之等級，除僧侶範圍外，對於社會之影響，——例如，學院可太子(Prince Shotoku)之憲法，及關涉宗教之僧伽法律或通常法律。

(四)佛學與政治現象，主要研究關於政治權力與佛學接觸所生之問題，及關於國家，君王，政府諸問題，按照佛教觀念之國家社會問題，及以佛學改造社會之政策等等。

(五)佛學與經濟現象，這是最基本的一支，主要研究佛教觀念及僧侶事物，如何按照同時代之經濟基礎，現象而下定義及改變，或反而佛教會給什麼影響與經濟世界，有如次之論題如：布施，寺廟財政，家庭財政，社會階級之觀念，關於職業，財政機關(centin)以及其他佛教僧侶關於財政經濟問題之活動。

(六)佛學與審美現象，在日本，佛學與藝術之接觸有很大的旨趣，所以我們可以斷言，假若我們除去日本藝術史中之佛教原質，那或許也就沒有什麼了，文學，音樂，彫刻，建築也都有豐盛的佛教影響，及表現存在，此處必須討論這種現象之系統研究。

(七)佛學與社會中我們更要研究：佛學與語言現象，口學現象(天文學，數學，醫藥學，藝術，生理學，自然歷史等)及教育現象等等。

——全文完——

因此雙方都有合作的必要，固然從前我們的寶貝，是由印度得來，也費很多時間和精神，而這宏揚法寶，是我們應當送還彼國，印度人士，亦極希望我們送還。

印度「殺辣那」地方，頃造一新大屋，行落成禮時，中國領事陳洛君，也參入，中國佛教徒，印度教徒，加入也很多，(陳洛君，也是佛教徒)，大家很熱烈地聯絡在一起，這樣看來，現在佛教徒在印度，以今明二天為比喻，今天的佛徒，尚無發展的勢力，而明天的佛教，一定可以宏揚光大，佔很大的優勢，何況現加爾各答大學，暨印度人士等，都很熱烈希望欲與中國合作，互相聯絡，宏揚大乘佛法，從「殺辣那」到「菩提道場」，這是釋尊成道處，這裏的廟宇，莊嚴偉大，不過可惜不是佛徒主

歐洲之佛教

尼羅達威德講於華北居士林 王岩濤譯

尼羅達威德，法國人，當代研究佛學大家，關於佛學著作甚多，夫人方二十歲時即開始研究佛法，住西藏十餘年。在比國大學校任東方哲學教授多年，歐洲演講不計其數，曾受法國政府爵士金獎章。現欲旅居中國數年，研究顯教，特重禪宗。

華北居士林主席，暨諸位大德，男女居士。

諸位今天開會來歡迎我，我實在是感謝的很，所可惜者，就是我不通中國語，不能直接同諸位談論，余心中深引以為恨，話既不能暢達，我與諸君之間，也就發生一種障礙，因為翻譯的無論如何好，亦不能將他種語言說話的人的意思譯得分毫不差，所以我深抱歉，不能把近代歐洲佛教徒在教理上的各種見解，供獻於諸位之前，諸君知道若是佛教徒在教理上宣傳了一個錯誤的意思，是何等的過失，何等的可怕，我所以很小心的謹慎，怕我所說的不能清清楚楚被人明白了解。所以現在我只有很簡單的把歐洲佛教之情況，為諸君報告，這要求諸君原諒我的。

在中國我遇見許多人，因為父母是佛教徒，而自身也就稱為佛教徒，這種事情，為歐洲所未有的，因為現在歐洲尚未有佛教徒的子女，或明白佛教的父母的人，即有之，亦不過最少數的兒童而已，現在歐洲信仰佛教的人，我可以說幾乎沒有例外，都是有學問的人，才研究佛學的，比如大學校的教授，學生，及著作家等等，這幾種人在他們信仰佛教之先，都是已經深深研究過各種宗教及哲學道理的，結果比較上見得佛教精通

廣大，美無以加，遂不得不五體投地，尊奉佛教，他們曾經仔細考究佛教的教義，和其他宗教的教義，見得佛教的確超越一切其他的教。

歐洲佛教徒對佛教最慶喜的一點，就是見到佛教具有理性力，是要依理實行的，舉例來說，佛教的同情，慈愛，利他的教義，都是不容，但止於感情或情緒而已，而是必須在行為上做出利於一切衆生的事業的。

在座諸君都知道佛法是基礎在四聖諦上的，無須我來贅述，這四諦就是(苦)三界六趣之苦，報是迷之苦。(集)貪瞋等的煩惱和善惡諸業。(滅)即涅槃滅盡業離生死之苦。(道)即八正道能通涅槃是悟之因。歐洲佛教徒深受感動，見到苦惱是普遍世界的，深憫一切衆生，互相困惱，深憫一切衆生，因於貪，因於惡意，因於慘暴，反而加痛苦於自己，因而求有離苦之方。

這離苦之方，佛自己是已經得到的，佛告弟子，一切衆生，皆味無識，觀念錯誤，信仰上錯誤，實是一切苦惱之因，何以故，若是衆生見解既已錯誤，往往把一件有害的事，誤認為有益，因為不知道錯誤，所以長久的繼續行下去，結果無利於他無益於已。

持，而落在外道的手裏了，到那裏去朝拜的人很多，尤其是西藏人和緬甸人，後「菩提道場」到「拍提那」，距「烏來大司」僅七十五哩，在此地一很大的博物院，陳列着古的佛教物很多，看來印度古時的藝術，與中國藝術，非常相同，其雕塑之精美，無不可分之為中國的或印度，不像西藏暹羅等地，是可以分得出的，本想從「拍提那」到「那爛陀」，到「靈巖山」，因天氣冷和時間關係，未果，即于「拍提那」回至「沙那司」，(即鹿園)那裏有一大菩提會，是錫蘭人組織的，成績很好，建築也很莊嚴，壁畫等都為日本技師作的，建築上有種種古佛塑着，每一建築刻畫，都含歷史意義，二千五百年前的鹿苑故址，至今還保存着，那裏靠近恆河，旁有階級石很偉大，士人担水上上

歐洲佛教徒想到一個最要緊的方法，就是努力求覺悟，然後才能排除邪見，而得正確之觀念，他們想到的正統方法，就是參禪上下工夫，求覺悟，我們都知道，釋迦牟尼佛亦是從禪定而能覺悟成佛的。

不用我來說，歐洲佛教徒都讀誦經典，和著名佛教哲學家的著作，亦有些歐洲人學習梵文和巴利文，從經典上研究佛經的，亦有依譯本來研究的，他們讀誦之後，自己苦苦沈思互相討論，每個佛教團體時有講演，闡解佛教的奧旨，在這些佛教的團體中，並且多有圖書館，凡有研究宗教和哲學的，都可以從各種文字，讀適應於各各需要的佛教書籍。

歐洲現在有多少佛教徒，這句話我不能回答，因為大多數的歐洲佛教徒，每每不喜參加團體或集會，但自從我本人在佛教上的著作出版後，各方面我來的函件統計起來，我可以說，佛教已甚深引起西方有學問的人注意了。

諸君如要問我，歐洲有多少個佛教團體，多少個會，我可以回答，在巴黎有一處，數年前太虛法師遊歐，曾在此處演講，三年前該會主席又在法國西部海邊成立了一個會，此處極其幽雅，適於隱居，該會會員居於會內，或卜居於鄰近，每天聆聽佛法實習參禪。

在德國有四處佛教團體，倫敦有一處，英國有數處，何維利有一處，其他各國尚不在內。但是歐洲受佛教影響到甚深程度，我們不能從他團體的多寡來下斷語，因歐洲佛教徒，大多喜愛自己研究，是離羣獨立，孤處僻居，不樂於加入團體或會的組織的。

佛學與六詩漫談 (三續) 竹摩

詩雖是偶爾的情感流露的東西，要之亦有其種種的背景與目的，曠古與來，不論僧俗的詩家，他寫詩的背景與目的，總不外乎這兩方面：一是反映出一時代一民族的政治，宗教，社會等等的情景；一是表現個性的思想與意志，關於這就要討論到題材問題了，傅東華說：『在於傳統上，以為詩的所有事只是表現不是題材，所以如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象徵主義，神秘主義，意象主義，印象主義之類，都可以拿詩作主體，唯獨寫實主義是差不多和詩的藝術根本衝突的，其實呢，無論什麼主義都不能完全脫離題材而獨立』。(論詩的題材，見文學)誠然，詩雖然偏於意象的理想主義的現實主義，而亦未嘗離開寫實主義，如卽事詩卽景詩一類，何曾不是以寫實的題材，故什麼主義都不能完全脫離題材而獨立，換句話說，就是不能完全脫離現實，什麼主義都要以現實為底子，方不著於空理空論，因此，宇宙之大，蒼蠅之細，雖皆可以取為詩材，然亦不無範圍，這在中國古來，也有人說過，鍾嶸詩品云：『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暮雨，冬月新寒，斯四候之感諸詩也，喜會寄詩之親，離羣托詩之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蒸剝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寒客衣單，婦聞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聘其情？』這已把詩的題材輕輕地加以範圍，但在這範

下，又見古時的茶毗場也有階級，瞿印人說：『死在那裏火葬，是很幸福的，後「沙那司」再到「孟買」，火車一時行四十五英里，這裏要自己帶行李，天氣很冷，「孟買」是很有進步的都市，有很大的大學，是佛教的中心地，有一大廟，內有大講堂及一大醫院，這些都在菩提會管理之下，並且發行很多英文刊物，就是用印度文字刊物也有，又發行一很感興趣的「妙法要義」，這次我也帶了三十部回來，將分送諸同人，後乘船至「錫蘭」，因為老友拉那達法師在那裏，天天應酬，簡直忙到休息吃飯的時間可說沒有，這種過於殷勤的招待，反使作客不安了，拉那達法師，帶我到錫蘭古京城「安紐墳」去朝謁，這是阿育王宏揚佛法的道場，阿育王曾經遣太子名「麥亨太」至「楞伽」，(錫蘭古名)最後又道公

種種關心境相觸進流出來的詩，不是憤世嫉俗，便是吟風弄月，我們固不妨偶爾歌詠一曲，舞之蹈之，而終難免被人嫌為不大適宜，非足以表現佛教徒的本色，那麼我們寫詩的題材是什麼呢？照我的意思，擬了如下的範圍：

A 顯示真如理 真如妙理，法爾天然，法界性海，重重無盡，不假學的表顯，詩的暗示，茫茫宇宙，芸芸衆生，其誰能解？其誰與歸？佛也不忍看衆生的理性長期埋藏，苦苦地說了八千餘軸論理的教典；後者論釋，蔚成大觀，雖然，洋洋灑灑的長文，顯理固深，悟解甚難，往往鮮人閱讀，或讀之不滿意而棄，故欲接引現代一般邏輯就易喜簡厭繁的根性，使之與佛教發生關係，倒不如精勁明的詩歌倡頌，在文藝的筆鋒之下，付予一種含蓄無形的微妙底真理，使讀者底心豁然一笑而不自知，讀者既不費時費力，作者亦不費時費力，而具有磁石般的吸引作用，把甚深微妙的勝義諦理，以美麗的藝術的詩歌表顯出來，或隱隱地暗示。

B 象徵人間苦 文學與社會是有密切的關係，離了社會根本不需要文學，也像佛教與人間有密切的關係，離開了人間根本不需要佛教。唯文學世界各國各有各的文學以各自的文學反映各自的民族精神，以及政治社會等等。但這以一個民族為單位，是狹義的文學；佛教是平等普遍沒有種族階級性的觀念，廣義的應該以整個人類為單位的人間為單位而落墨，象徵全個人間苦悶，雖然，我們住在某一個國土裡，亦不妨利用文學來

描寫所住之國的社會痛苦，喚醒人心，像杜甫白香山他們那樣地描寫社會，像古德詩僧他們那樣地描寫人間！

C 素描僧生活 我們穿的是粗布衣，吃的是老米飯，所過的僧伽生活，自信是素樸淡薄的，與現在提倡新生活運動的原則，尤其吻合，現在富於文藝性的詩句中素描出來，亦能潛移默化，改變現代社會一般奢侈的場氣，而使之趨於儉樸的風尚，也不是無意義的！但所謂僧生活，亦不專指這種布衣素食的生活，至少可以粗列四種，一寫身世的詩，如八指頭陀與曼珠，寫了很多身世詩，二過看弘法利生的人世生活的詩，現在已大有可觀了，因近來佛徒已改變了從前閉關主義過離羣居生活的風氣，漸與社會接近，所以在與將來，這類入世的作品，當有更大的可觀，三潔身自守過山居生活所寫的詩，如高僧山居詩的作者，永明大師等，多是描寫山居生活，久處喧鬧塵市的人讀之，必有一番清新的境界。四過雲水飄零的生活，如保暹途次望太行山的詩：「掃影遙空黑，愁生入望餘！高來難客路，深去斷人家。羣死寒溪水，香殘別洞花。今宵何處同？山口日將斜！」這就是寫出日暮行腳生活的情景，正是一例。

D 吟咏佳山水 平常說：「天下名山僧佔多」；事實如此，並非過言。我們所居的道場，多半是綠水青山，明媚可愛，那種秀麗清奇的風景，是素為一般人所向慕的，倘如唐代山水派詩人

主携菩提樹往接太子，這菩提樹就種在那裏，這顯菩提樹，是全世界各地最古的了，這次我很幸運，應當感謝我佛的加被，帶了三小芽回來，預備一供太廬法師，一供回璞法師，（一供香港何東爵士，）那裏古時遺蹟很多，都很偉大，佔地約數十里之巨，更有一間山大塔，那裏面供養有釋尊以前的三位古佛，和世尊的舍利，在西貢也有一古回塔，傳說供養着迦葉的舍利，那裏又有一「太子山」，其上有一很高的建築物，約計在三百英尺以上，不過只有四十尺只登，其餘二百多尺，就不能再上了，那裏的雕刻畫塑，也很絕倫，可與中國敦煌石佛媲美，遊過錫蘭，就回到上海來了，今天所謂僅略陳大概，尚希諸位見諒！

屈文六致謝詞

我們聽過安居士的報告：他發心要聯給中國與印度佛教徒，這是值得我們讚嘆的，並且很至誠的感謝

南無阿彌陀佛

王摩詰儲光羲他們那樣精緻的把牠素描出來，於已於人，精神上都有利益的，現在如太虛大師，名山佳水，弘法所至，便自然地產生出許多有情有景，有聲有色的作品。

信筆寫了以上四點，說是我們佛教徒詩材的範圍，似欠妥當；其實呢，我們所要取材的實在也逃不脫這些，能照這些去信口吟來，論理，抒情，寫景，紀事的詩都有了；其他擬古，感懷，送別，寄贈等等的詩也不外乎此了。

披誦戴周，落落寫松篁之韻，合毫振響，淵淵出金石之聲。其言情，則無著天親，同心友誼，爲鳥如訴，有淚皆胸；狀狀不忘，我心匪石；宛爾性真之著，蕩乎仁者之言。其寫景，則曉風殘月，柳三變之詞心；遠水平山，倪雲林之畫意。其高曠也，如皓月當天，衆星俱隱；其沈著也，如巨舟引重，浩氣獨行。他如觸景興懷，因文見道，則遠公蓮社，還須時外賞心，支遁禪機，始信言中有物；固不僅裁繁錄月，絳綺思於吟壇，波撼氣漲，縱奇觀於筆陣也。

本坡居士林開追悼大會

追悼林亦林居士

並謀救濟其遺孤

本坡鑒榜峇魯沐列律廿六號佛教居士林，自創辦以來，日習發達，一方勸人學佛，淑身爲善，一方廣行慈善，弘揚佛法，主持其事者，係本坡慈善家該林創辦李慧覺居士，故道風所被，加入爲林友者甚多，聞日前該林理事林亦林居士，因病逝于中央醫院，該林同人爲追念林君學佛之精進，及襄助林務之盡力，特定四月四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在該林內開追悼大會，爲林君舉行念佛，回向往生淨土，林君生前係在本坡林德利任英文書記，爲人忠誠，聞死後遺有一妻及子女三人，年皆稚齡，林君原籍澄海，尙有雙親高年白髮，情況殊慘，該林除爲其開追悼會外，並竭力爲林君孤兒寡婦設法救濟，使其回國，現經先由李慧覺居士首捐國幣二百元，及送船票以助其行，該林諸林友，亦正在分頭集資，聞共有數百元云。

他記得對我們降時，演說這事，
 印皮克在乾的隆講，
 居士宏過西者，
 保國現發宏揚到
 種業護代此已都的此
 怕全快，因力自，
 到解神世把這界來，
 宏揚人揭脫而的安都
 一長要人，已責此，
 國會組的長，
 所長要人，
 加所國，
 全，

持松阿黎閣譜

略謂：「今天來參與這盛會，並感到十分愉快，報告，中心發給大乘佛法送還印度，再宏揚到全世界，這種殊勝功德，真是不可思議，因此我亦很希望我中國佛教徒，也來負起如來事業，使其發揚光大，普被全球。」云云。